



M6  
037F.12  
35

# 中國致命真福 傳略



3 1773 1923 7

No 56

2000 11-36

J.-B. P'an, S.J. (潘谷聲)

---

VITA ABREVIATA

21 BB. MARTYRUM SINENSII.

5<sup>a</sup> editio

---

一千九百三十六年

上海主教惠重准

土山灣印書館第五版印



中國致命真福像

## 序

諺有之曰：「致命之血，傳教之種。」誠哉是言也。溯聖教之歷史，自古迄今，信友之爲道而死者，指不勝屈。其始三百年內，教難最劇，流血至數千萬人；厥後凡聖教傳入一國，必先有無數人見危而授命，然後教化乃能大行。人第見環球五大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有聖教之傳揚，而不知當初開教之時，固嘗歷無數之鉅艱奇險，百折不回，乃能得有後日之盛也。卽以中國而論，數百年來，屢遭摧折，凡教士之蒙難，教友之無辜被害者，何可勝數，然以爲主之故，無不奮其勇敢，視死如飴，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絕無畏葸之心，以視古時諸聖人，亦何

多讓焉。考中國登聖品及真福品者，元時有方濟各會精修真福和德理 B. Oderic de Pordenone 明代有耶穌會精修聖人方濟各沙勿略 S. Fr. Xavier 迨及前清聖教蒙難，頻仍西鐸之致命者不少，登真福品者亦不乏其人，若聖方濟各會有脫利奧拉 B. J. de Triora 聖多明悟會有加比拉斯 B. Capparellas，桑主教 B. Sanz，施方濟 B. Serrano，華若亞 B. Royo，德方濟 B. Diaz，費若望 B. Alcober 五位，俱致命於福建，聖味增爵會則有董神父 B. Perboyre 及劉神父 B. Clet 俱致命於湖北，外方傳教會有徐主教 M<sup>gr</sup> Dufresse 致命於四川，馬神父 B. Chapdelaine 致命於廣西，文神父 B.

致命於貴州，其餘已經聖部立案，待列眞福品者，亦有數起。我中國人之因致命而登眞福品者，綜計現得二十一位，是編所載，悉以中國人爲限，其事實則採之西籍，及黔蜀桂，致命列傳，意在使讀是書者，聞風興起，欽其殊勳，仰其轉求，速其列聖人之品云爾。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聖心報館編者謹序

# 中國致命眞福傳略目錄

## 卷一 四川致命四位

眞福趙神父奧斯定	一
眞福袁神父若瑟	五
眞福劉神父保祿	一〇
眞福劉神父達陡	一四
卷二 貴州致命十五位	
眞福吳國盛伯多祿	一八
眞福張大鵬若瑟	二四
眞福劉文元伯多祿	三〇
眞福郝開枝若亞敬	三五
眞福盧廷美熱洛尼莫	三九
眞福王賓老楞佐	四二

眞福林貞女亞加大	四五
眞福張文瀾若瑟	五二
眞福陳昌品保祿	五六
眞福羅廷蔭若翰	五八
眞福王節婦瑪爾大	五九
眞福吳學聖瑪爾定	六七
眞福張天申若望	七〇
眞福陳顯恒若望	七二
眞福易貞女降濟亞	七三
卷三 廣西致命二位	
眞福白滿老楞佐	八五
眞福曹節婦依搦斯	八九



# 中國致命眞福傳畧

(卷二)

## 眞福趙神父奧斯定

生於一千七百四十四年  
清乾隆九年

致命於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十九年

年七十一歲

眞福趙神父奧斯定，貴州省人，原姓朱，名榮，年輕時候，頗爲放蕩，將近二十歲，充當婺川縣的差役。其時天主聖教，從四川省傳入，（婺川與四川彭水縣交界）漸漸有信奉的人。至乾隆三十七年，忽起風波，教友們被捉的，不計其數，統統收在監裡。過了二年，梅神父到婺，堅固新奉教的人，亦被捉去監禁。梅神父在監裡，神火勃勃，竭力傳揚眞



道，感化一總犯人。這時候眞福恰當看役之職，聽得梅神父所講道理，心裏非常感動，時時請教，好在他天資聰穎，兼通文理，不多幾時，卽能參透眞理，堅心信奉。及梅神父出監，眞福直送至數里以外，一路談論教理，娓娓不倦，從此信德日進，見異端事，極爲痛恨。一日，入廟游玩，見泥塑的偶像，大怒，以杖擊碎之，和尙見他是差役，不敢多言。

乾隆四十一年，梅神父與他付洗，并行堅振禮，適逢主日，又是聖奧斯定禮日，故取名奧斯定。梅神父見他信德堅穩，遂將許多事件，委他幹辦，又教他辣丁文，及教中書，眞福孜孜勤學，不辭勞悴。時有婁神父者，欽仰眞福之德行，命他幫辦事務。乾隆四十四年，四川省大飢，加以瘟疫，人死無數，婁神父派他往瀘州綦江等處，付洗臨危的嬰孩。不久，難平而回，婁神父見他信德超羣，求主教賜以神品。乾隆四十六年

五月初十日，真福與蔣若翰同升鐸德之品，時年三十有五，改姓趙！升了鐸德以後，凡看顧教友的時候，安排事體，極有次序；每到一處，預先三日講道理，及天主十誡，七罪宗，大赦，補贖，告解，聖體，耶穌苦難諸事，末一端，講得十分動心，聽者人人流淚。講道已畢，即聽神工，一日工夫，不過七八人，每用極懇摯的話，叮囑他人。雲南騰越州之西，爲羅羅蠻地方，婁神父曾到其地，矢志傳道，意欲感化一總蠻人，特委真福辦理此事。真福在雲南山野地方，十分勞碌。後來主教命他管理川西灌縣金堂縣溫江縣的教務，皆能盡職。真福誨眾殷勤，傳道嚴密，聽人告解，更極周詳。一日，嚴責鄒姓教友不義，預言他子孫不得善終，後果應其言。嘉慶十九年，大難頓作，真福謂楊神父曰：予年老無力，不能逃避，請爾代求天主，賜我剛毅勇敢，堅心忍耐。楊神父即作別他去。

未久，崇慶州有一信人病危，請眞福往，後來回至邛州，忽來一匪人問曰：你奉天主教否？眞福曰：不但奉教，且爲教中的領袖。匪遂報於州官，官發差捉之。但邛州的州官，爲人良善，所以用轎解到成都省城，禁於府監，百般虐待。一日，官坐堂提審，逼令背教。眞福曰：種種重刑，我皆樂受，惟背教一言，萬不能出。官見無法可施，乃用無理之言，百般戲笑，又飭差杖其脛六十，杖的時候，官又命差人問道：老漢，痛不痛？耶穌救爾麼？眞福答道：耶穌已加我的力量，承受苦刑，你等愚人，焉能知道？官怒，又命掌嘴八十，仍舊收監，等候申詳定奪。眞福因年老，受刑不起，遂在獄中去世。時在一千八百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即嘉慶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死後，官府仍舊申奏朝廷，定他死罪，照例行刑，差役卽將聖屍葬於關山道。光二年，遷葬於鳳凰山。教皇良第十三位，於一千

九百年五月二十九日，即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入眞福之品。

### 眞福袁神父若瑟

生於一千七百六十六年  
清乾隆三十一年

致命於一千八百十七年  
清嘉慶二十二年 年五十一歲

眞福袁神父若瑟，四川彭縣人，父母老教友，熱心敬主，生有五子，眞福最幼，性地純良，及長，可敬。梅司鐸見他資格超羣，收爲門下。年十六，至落壤溝學堂讀書，十年畢業，長上派到徐主教黃司鐸屬下，學習各項職業。乾隆六十年秋季，升爲鐸德，時已二十九歲，管理川東川北邊界相連地方的教務。此地多新教友，眞福熱心看顧，盡他聖職本分。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作亂，起於湖廣，竄入四川達縣，賊勢極盛，官兵連打敗仗，川北川東的百姓，被賊殺害者，不計其數，內中教友亦不少。眞福念及一總信友，全憑鐸德照顧，故雖在艱難時候，仍不缺看顧的責任，且用種種聖事，鼓勵信眾，自己亦堅心忍耐，倚靠天主。一日，在廣安縣看顧教友，亂賊忽到，急逃入隣近山林，得免於禍；但諸物盡失，祇存彌撒經本。又一次，在定遠縣時，本地歹人，意圖起事，眞福見事機不妙，立刻避去，一路並無宿店，只得投宿山洞，其艱苦如此。嘉慶三年五月，由重慶步行回達州。六年，匪首爲官兵擒捉，然黨羽未散，至十一年，地方一律平靜。當這時候，眞福在達州耕田度日，熱心救人。明年，長上派他管理廣安合州定遠銅梁大足榮昌璧山等處教務，住堂則在合州朱家巷。十五年，有一新教友背教稟官，其時眞福在廣安，差役將他住

房圍住，遂從後門逃出。真福慣歷此等逆境，毫無懼怕，依然游行各地，管理屬下信輩，但因總督常明仇教甚烈，稍加防備而已。

真福身材高大，力量剛強，容貌端重，極有威儀，然接待眾人，十分謙愛，除惡人以外，毫無讎恨的人，所以幾次被捉，皆能脫險。至嘉慶二十一年，有一女教友，名鄧二娘，因不守規矩，經王姓貞女勸他改過，二娘不聽，真福無可奈何，只得喚他前來，用慈愛的言語，訓戒一番。不料惡婦竟懷恨於心，頓生毒計，探知真福於是年七月初七日到合州，立刻送信差役，出其不意，將真福捉去，下在獄中。官府多方誘他背教，真福抵死不從。至三個月後，信友用銀買通看役，放去腳鐐手鐐等刑具，兼有天主安慰，故雖在黑暗監獄內，心怡神樂，絲毫不覺其苦。真福與友劉達陡、司鐸聞信，特地自渠縣來，假充真福胞弟，直進內監，真福與

他叙談多時，并爲在監各教友放聖赦大恩。十月二十六日，眞福解到省城，過司聽審，定爲絞決死罪。

這時候，眞福修書一封，寄於別位神父，畧云：弟於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由大足縣起程，初七日，抵合州城，初九日，早餐後，合州城官卻府太爺，帶兵役來我所住之經堂，將祭服、辣丁書本十四卷、中國書本，則不計其數，及十字苦像念珠等物，悉行搬去。是日，城中教友，同余被拘到案者亦多；官曾坐大堂，判定我等之案，而命余在眾人前，穿祭服。至上堂審問次數，不復記憶，而官之所以屢次喚我者，疑我是西洋人也。我住小監內，有一月零九天，後則轉至大監內。至十月二十六日，官委副爺，將我解到渝城巴縣，於二十八日抵其地，晝夜鎖押在監。至十一月初一日，差官解我上省，於十三日抵省，鎖押在華陽縣監裏。



換鍊後，囚至十八日，爲新繁縣王大老爺提出審問。官問中西教士姓名，雖極嚴切，恒應不知。經上一爾國臨格一句，則問有多次，因他誤會意義，以爲西洋人將謀中國而奪其位也。爲此句經義，我被掌嘴二十下，跪大鍊一次，跪石版三次。旣而按察司亦問此句經義，予應非我解有此義也，乃王官架誣耳；以故按察司另委戴李二官審問，未題及一爾國臨格一句。是時按察司判決此案，而我拘禁監中三日，於嘉慶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官審間斷案。三月二十五日，則制臺定案。至四月十四日，將我所帶鍊鎖盡釋。又自二十六日始，每日給予飲食。感謝主恩，今在監內，度生甚便云云。

至聖若翰保弟斯大誕前一日，押赴北校場行刑，有合州解差丁姓者，爲眞福引入聖教，親自告人曰：眞福就刑時，和顏悅色，安慰一總

教友曰：爾等勿憂，我今爲主而致命，爾等亦勿恐懼，宜堅心靠望天主，及至受刑，乃跪地虔祈天主，顯其勇敢之德。絞至二次，喉破致命，時西歷一千八百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嘉慶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也，年五十一歲。眞福氣絕，解差丁姓殮葬聖屍於關山道光二年，遷葬於鳳凰山。教皇良第十三位，於一千九百年西五月二十九日，卽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入眞福之品。

### 眞福劉神父保祿

生於 一千七百十八年  
清乾隆四十八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十九年  
嘉慶二十三年 年四十一歲

眞福劉神父翰佐，聖名保祿，四川樂至縣人，父母本是熱心教友，

真福因家道貧寒，自幼牧牛度日，年二十四歲，尙爲人家的傭工，作事勤儉，不辭勞碌，但因年幼失學，不識一字，常常自己悔恨，不料天主全能，爲他開一新路，滿其所願。其時主人有一子，在落漢溝學堂讀書，真福奉命送物到彼，見學生之熱切，學堂之規矩次序，有條不紊，心中大爲感動，立刻到長上前，訴明志願，泣求收錄，長上見他誠心向學，乃是天主聖意，卽時答允，列於學生之數。真福在學堂內，奮力讀書，但因年紀已大，辣丁文學，未能進境，只好念誦而已。乃專志於中國學問，超性及道理等書，皆用中國文字學習，十年畢業，已三十五歲，時爲嘉慶十八年，長上升他爲鐸德。既聖以後，奉命管理德陽漢州新都等縣，及其鄰近的教務。真福德行謙遜，常守神貧，惡食粗衣，安之若素，與教友等往來，不談無益的事，勤盡聖職，協和眾人，常願捨身救人，凡有請往看

顧病人者，不計道路遠近，立即步行而去，從未騎馬坐轎。這時候，教中風波甚大，眞福乃思得一妙法，有時扮作行商，肩挑担子，有時扮爲農夫，負送小菜糧食，上街出賣，夜間則爲教友付聖事，踪跡秘密，差役竟不能看破；無如魔鬼妬善，遂借細小的事，暗中謀害。

嘉慶二十二年，眞福在德陽縣城內，崔姓教友處居住，時近聖母升天瞻禮，眞福要光榮聖母，在祭臺上懸一天蓬，托一新教友木匠代辦。不料被他做壞，眞福畧責數言，木匠不悅，決意報仇，遂會同縣裏的差役，於聖母升天後主日清早，至崔家捉人。時眞福正在獻祭，教友盡皆逃去，其未逃者，不過二三婦女，及貞女田么姑。眞福謂差役曰：爾等靜候片時；遂不慌不忙，恭行祭禮。祭畢，即被差役拘鎖，并捲去聖爵祭物等件。眞福臨行時，謂田么姑曰：爾宜熱心敬主，我此去，必不回來。動

身以後，有多數女教友，一頭哭，一頭跟隨，真福命差人暫停，從轎內走出，謂眾教友道：爾等不要哭，我享福去了。原來差役等來捉，未奉有官府命令，故將真福押於棧房內，索錢五千文，即放。貞女田么姑聞信，急遣人送草帽一頂，銀子若干。真福收帽而還銀曰：爾宜速去，將此周濟窮人。及晚，差役等見無人來贖，乃將真福送官。官問曰：爾是天主教否？答曰：是。官曰：爾是傳教司鐸否？答曰：是。官曰：在此處的衣物，是爾的否？曰：是我的。官曰：爾細細斟酌，說不是爾的；蓋此等衣物，即能判定死罪。答曰：如此福終，乃所願也。官又逼他說出教友名字，真福不肯，官怒，命掌嘴四十，押在監內。真福又出銀三兩，贖一傭人出來。其時該處會長邀王姓文姓二位司鐸，前來面晤，真福乘此機會，虔辦告解。三日後，解到成都省城，監禁五個月，至一千八百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嘉慶

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京中回文到省，遂押赴東校場絞決，時年四十一歲。初葬於關山道光二年，遷葬於磨盤山。教皇良第十三位時，與趙神父奧斯定、袁神父若瑟等，同列於眞福之品。

### 眞福劉神父達陡

生於一千七百七十三年  
清乾隆三十八年

致命於一千八百廿二年  
道光三年

年五十一歲

眞福劉神父達陡，四川省邛州人，住居樓子山隔溪溝地方，父親劉世則，母親楊氏，也是熱心教友。眞福領洗，在博主教范依聖的手。自幼家道寒微，二歲時候，父親去世，母親楊氏因爲窮苦不堪，帶了眞福，再嫁於宋萬有爲妻。這姓宋的，住在天泉州冷井溝地方，種田度日。眞

福到了他家，改名宋大德。乾隆五十八年，真福已經二十歲，父母雙雙去世，劉宋兩家都靠不住，遂跟了一位傳教士，做他的手下人。這位教士見他爲人誠實，遂教他練丁字母，後來又送他到落漢溝學堂讀書。這時候真福年紀已大，但因天主幫助，悟性極好，練丁文學，遂習到精深的地步。嘉慶九年，讀書畢業。十二年，真福徐主教見他才德兼全，升爲鐸德，派他幫辦川東教會，兼理貴州省及川東北邊的教務。真福熱心誠篤，勤盡聖職，而且勇敢有爲。在風波險惡的時候，有人勸他小心退避，真福曰：我不怕，我預備一死，爲天主光榮。一千八百十六年，真福袁司鐸被官府捉去，真福得了信，立刻趕到合州，不怕危險，直到監裡探問。嘉慶二十三年，真福在永州地方，險遭差役之毒手。

道光元年，真福在趙家灣立石溝山谷地，（離渠縣城四十里）

趙常林教友家，慶賀聖神降臨瞻禮。斯時有一個張姓壞教友，到衙門裏頭送信，縣官立刻派了差役，趕到趙家灣，打進趙姓的門。這時眞福的身體偶然一動，差役疑他要跳窗逃走，立即一鎗，刺在眞福的臂上，血流不止，把眞福及教友二三十人，一齊捉了去，收入監裡。這時正在五月初一日，西歷六月十一號，聖神降臨後瞻禮二的一天。眞福被捉到官，多次審問，未用重刑。相傳第一次審問的時候，大堂上頭的正樑，忽然斷下，縣官害怕，故而不敢用刑。但因他素恨聖教，把祭服擺在大堂上面，命一個差役穿了，一手拏聖油盒，一手拏麵餅，另外一個差人，在前頭敲鑼，在這渠縣的城裏頭，走來走去，高聲喊道：挖取眼睛的藥，昏迷教友的餅，爾等一總百姓，切不可信天主教。遊罷了以後，一個差役，忽然肚痛起來，倒地而亡。西曆十二月，眞福解到成都省城，省城裡



頭的官，又審問了一番。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仍舊解回渠縣監禁。道光三年，邵文已到縣官坐堂，提了真福到案，官卽對真福道：爾的死日到了。真福道：這是我極願的。他就歡歡喜喜，在這縣裡的大堂上，演說聖教裡的道理。縣官笑他執迷不悟。真福道：爾若不信，爾要受永生天主的審判。當時縣裡的差役，就把真福綁到五顯廟地墳地方施刑，絞到兩次。真福乃致命，葬於官山坪裏頭。一年以後，有綏定府的熱心教友，前來墳地，把聖屍搬到綏定，葬在孫本篤司鐸的墳上。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川東主教范若瑟，特命司鐸張文佐開棺取首，暫時放在巴縣桃垠水鴨宕地方，預備送到羅馬。直到一千九百年，方纔把聖首聖屍，搬到重慶合葬。教皇良第十三位，於一千九百年西五月二十九號，卽光緒廿六年四月廿九日，列入真福之品。

## 中國致命眞福傳畧（卷二）

### 眞福吳伯多祿國盛

生於

一千七百六十八年  
清乾隆三十三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十四年  
嘉慶十九年

年四十六歲

眞福吳國盛，貴州省遵義縣隆平場人。父母是外教人，家道極貧。眞福自幼性子剛強，氣力很大，慣打不平，人多怕懼他，然服事父母，却又極孝順。年長後，在本場地方，開設大棧房一所，安寓客商。一日，來了一個教友，向他棧房裡頭過夜。這教友信徐綽號渡渡，乃是川省羅瑪弟亞神父差來，一個賣綦圈，一頭傳教的。當時姓徐的教友，見眞福性

子豪爽，獨霸一方，心中暗想，若能勸他進教，一定能開許多堂口。一夜，晚飯以後，月色甚好，徐謂真福道：「吳老板，今夜的月光，這樣明亮，爾可曉得這月光何處來的？」真福抬着頭，看了許久，答道：「這是他自己的光。」徐曰：「屋裏頭的燈燭，不注油，不點火，爲何不能自己發光？」天下的日月星辰，從古到今，他所發的光彩，爲何一些不減？這裏頭一定有掌管的人；請問這掌管的是那一個？」真福想了許久，竟想不出這個道理。徐曰：「爾不明白，我到曉得的。」真福曰：「爾快快的講，我要請教。」這姓徐的就把天地的原始，萬物的來歷，人類的根源，及真教的道理，講給他聽。真福十分感動。姓徐的又送他聖書多種。過了幾天，真福給了姓徐的兩千錢，命他去接神父。乃姓徐的到川省，請了冷會長到隆平場，真福見神父沒來，便勃然大怒，冷會長要同他講話，他兩手塞耳，一句都不要聽。

到第三天，真福的怒已息，即約了近地許多的讀書人，到他棧房裏頭，請冷會長開講道理。這時候冷會長得了天主的幫助，提起了精神，隨問隨答，他人竟駁他不過。真福見了，快活的了不得，向冷會長道：我佩服了，我願信教了，立刻把菩薩魔像、五字神主等牌，統統丟棄。明日，真福立即開教，他開教的法子，却是比眾不同，見有認識的人，經過他的門前，他就硬勸他進教，果然被他引進了許多，前後共有一百二十八人。這時候隆平場一方的人，稱天主教爲閩王教，因他用威勢逼人的緣故。當時羅神父得了信息，即派姓蔣姓胡的兩個會長，趕到隆平場，勸真福不可這樣。

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羅神父自己到隆平場，見許多教友，十分熱切，心裏非常喜慰。神父見真福信德甚大，立他爲本地的會長。但這時

候，真福尙未領洗，神父要他改變性子，勸他到四川省裡，看老教友的表樣。真福在重慶住了多日，覺得自己的行爲，統統不合耶穌的訓，回家以後，他就自己發痛悔，改變這剛強性子。明年，羅神父爲他付洗，取名伯多祿。到一千八百十一年，隆平場四面，創建了多少堂口，進教的有六百多人。這時候風波極惡，真福正要避去，乃有一個教友，請他吃酒。四月三號，真福吃酒方罷，忽然差人直衝進來。這時真福本可逃避，然而他却不肯，情願跟他進城。縣官傳表慈坐堂審問，有多次用頭等大刑，逼他背教，真福不屈，後來解到省城，過司審問，他仍舊一口供認，寧死不肯背教，官府沒法，只得解回遵義監禁。

這時真福有一封信，給他的妻云：下筆時，萬慮縈懷，千情纏繞，憂喜交集，望愛叢生，非筆舌所能盡述也。雖風波兇惡如虎，而我心全無

恐懼。我之監禁，我之縲綬，將至死焉。然我心無任忻樂，蓋風波刑苦，能贖我罪，而補天主教義也。敬祈吾妹，切勿聽信人言，而羨慕現世之福樂。此世之福樂，虛也，暫也，能昏亂人心志者也，勿爲其所惑焉。惟望天主扶佑我們，能日日立功，天天進於謙卑忍耐克苦諸德之境，則吾二人此生之契合，誠不虛負矣。設天主之聖意，要我多年居於縲綬之中，我想此誠莫大之恩矣。獨有吾主耶穌之功勞，能減短我之監禁。望天主潔淨我二人之恩愛，不然，怎能受天主之嚴判乎？恐致我二人，亦將永遠相離矣，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真福在監裡的時候，天天同各教友唱經，縣官不准，逼他踏十字，他抵死不從，縣官就定他一個絞罪。致命的前兩日，真福已得了天主的默示，他就辦了酒席，請了親友及同監的教友，吃飯辭別，他把致命

的日子，預告眾人。明日，遵義縣的獄官，到監裡頭查點犯人，他就告訴獄官，明日我要出去，這獄官不信，到了明天晚上，果然刑部裡的文書到了，等到天明辰刻，差役進監，把真福提到法場。真福手執玫瑰串珠，一路念經，歡歡喜喜而去。到了法場上面，他就雙膝跪地，大聲喊道：天堂天堂，我的家鄉；他抬着頭，望着天許久，又道：我見天堂的榮光，我見救世主耶穌，不多一刻，又道：我見天主聖母，同我的護守天神，來接我了。這時候，刑役把他綁在十字架上，頸上套着繩索，用力一扯，登時畢命。忽然一聲的响，驚天動地，大眾吃了一驚，不知這聲從那裡來的。其時在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十四年西十一月七號，即嘉慶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歲，真福致命的一天，其妻聞信來城領屍，葬在隆平場的坎山。真福死了以後，發顯無數的聖跡。教皇良第十三位，於

一千九百年西五月二十九號，即光緒廿六年四月廿九日，列入眞福之品，

### 眞福張若瑟大鵬

生於一千七百五十四年  
清乾隆十九年

致命於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年 年六十一歲

眞福張大鵬，字程萬，貴州省都勻府人，父母是外教的人，有兄弟二人，眞福自幼聰明，而且爲人正直，又是極好的出身，故人人敬重他。三十歲的時候，進清水教後來又進道教到了四十歲，搬到貴陽縣居住，在水溝地方，開了一個錢舖，又同一個姓王的，合夥販絲。這姓王的長子，名喚王正，因爲應北場鄉試，在京裏頭，進了天主教，又中了舉人，



回家的時候，帶了多種聖書，見眞福忠直可靠，給他閱看。過了多日，眞福果然領悟，一心進教，無奈他的兄弟及親戚，多方反對。他原有一妻一妾，妾已生了一子，名德旺。他這時尚未進教，因爲信德熱切，他竟立刻賠了粧奩，把妾嫁於杜姓教友。到嘉慶二年，四川羅瑪弟亞神父派胡老楊佐等教友數人，前來貴陽，添設堂口，見了眞福，多方勸化。吳伯多祿國盛，亦勸他進教，他遂專心奉主。至嘉慶五年，眞福在遵義縣隆平場地方受洗，聖名若瑟。歸家以後，就在六廣門外面，買了一座房屋，出銀一百八十兩，羅神父瑪弟亞每到省城，多就擱在眞福的家裏。眞福有兩個胞弟，不信聖教，要謀害了多次。這時候，白蓮教謀反，官府各處捕捉，他的胞弟，就誣告他爲白蓮教，拏去教友十多人，幸虧眞福在他處買貨，未遭毒手。

真福心地仁厚，哀憐窮苦的人。嘉慶九年，川省瀘州地方，有一個誓目的教友，到貴州的養老院，真福時時看顧他。這時候，院裏死了一個老人，真福又爲他殮葬，葬的時候，真福拏了十字架，走在前頭，一總教友，跟在後面，院裏的董事，見了大怒，要把他送到衙門裏頭，只得暫時躲避，扮了一個販絲賣布的小販，一路逃到興義府。過了多時，有一位本堂神父唐若望，要在教堂旁邊，開一個學堂，一總教友，都舉真福爲校長。真福勤盡本分，管理了三年。這時外面仇教的甚多，真福一些不怕，而且安慰各教友，堅固他們的信德。嘉慶十六年，白蓮教又反，官府拏人，不分皂白，連教友多被連累，省城裡的教堂，一齊拆毀。真福的兒子德旺，聖名安當，年十八歲，同教友十一人，一起爲官府捉去，定了充軍的罪名。撫臺要探聽真福所在，獨留德旺一人，百計誘騙，德旺答

道：父親的所在，我實不知，倘父親應得何罪，小人情願代受刑罰；撫臺沒法，只得把他充到龍泉縣地方。過了二年，德旺去世，真福得了信息，並不悲痛，更加提起了精神，到各處傳教。這時被他勸化進教的，馬鞍山數十家，定番州數十家；但因他名聲太大，官府時時要捉他，只得仍舊爲商。後來真福在興義府，貴州省的制臺，叫知府立刻拏捉，真福就逃到四川重慶府，見了主教。主教道：何必這樣，快快回去，看顧一總新教友。真福聽命，領了聖事，回到貴陽府，住在本家的樓上。

這時候，縣裡的差役，各處打聽，縣官又出了賞格，定要捉到真福。真福有個內弟，貪了賞銀三十兩，私下送信官府，就把真福捉去。官府見他年老，押在班房裏頭，後來解到臬臺衙門，審問了一番，又解到巡撫衙門，收在監裏。過了多日，官府見他是世家出身，定了酒席，苦苦勸

他背教，他那裏肯聽。真福有個侄子，情願給他銀子，養老送終，真福道：銀子雖好，但能救我的肉體，不能救我的靈魂。又有許多親友相勸，真福道：爾等如果真心待我，等我經過六廣門的時候，預備蠟燭可也。官府沒法，只得定了死罪。當時知府的判詞畧云：張大鵬習邪教多年，收弟子四十多人，如郝開枝等，他做的事，目無法紀，要把貴州的地方，變做野蠻世界；照例凡有邪教首領，哄騙他人學習，該當絞死，所以張大鵬應照例立絞，即經制臺批准。從此以後，真福預備就死，更加熱心事主，心內非常快樂，但有一件事，十分難過，因為這時貴州沒有神父，不能辦告解領聖體也。收入監裡，過了三個月，部文將到，信友輩念他多年的好處，要同他飲酒作別。真福不許道：死的時候，心裏要明白，豈可以飲酒的？不到幾天，差役進監，提真福出去，在路上的時候，觀者人山。

大海，有教友詹多默，見真福兩眼流淚，上前安慰。真福道：老弟，這是我歡喜的眼淚，爾可爲我求主。方纔到了法場，忽然天色大變，狂風大雨，他的弟，他的侄子，跟到法場裏頭，跪在地上，流淚勸他背教，尙還可以不死。真福道：我死爲了天主，不是犯別的罪名，我弟，我侄，不要流淚了，絞了一次，靈魂就歸天國。其時西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十二號，卽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二日，聖若瑟月十二日的辰刻。明日，親友前來收殮，只見容貌不變，聖屍柔軟，好比活人無二。真福致命以後，他的侄子，要焚化紙錢，其弟大學道，爾伯父在世，不信這等虛妄的事，爾不可如此。第三日，葬在六廣門外洗腳塘地方，立碑爲記。後來墓上的草，多有人前來採取，醫治疾病，極有效驗。一千九百零九年五月二號，卽宣統元年三月十三日，教皇庇護第十位，列入真福之品。

### 眞福劉伯多祿文元

生於 一千七百六十年  
清乾隆二十五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  
道光十四年 年七十四歲

眞福劉文元，貴州貴陽府貴筑縣人，住在省城六廣門外的洗脚塘地方，種菜爲業，父母是外教人，眞福在四十歲的時候，尙還沒有進教。嘉慶二年，有一個婺川縣裡的教友姓冷名依納爵，因爲販賣綢緞，經過這洗脚塘地方，在眞福的家裡借宿，講論眞教道理，眞福頓然感動，就到王舉人（見眞福張大鵬傳）那邊，拜主進教。眞福進教以後，他的父親，大不喜歡，打呀，罵呀，用了多少方法，到底沒用。這年裡頭，王舉人有一個舅父，素來不信聖教，他就叫地方上的官府，把眞福同王

舉人捉去，官府逼他們背教，他們都不肯聽，押了幾個月，幸虧王舉人的親友們，一齊保了出去。

嘉慶五年，風波又起，又把真福捉去，充到黑龍江烏魯木齊等地。一同充軍的，還有五個教友。六個人在路上，夜宿早行，說不盡的苦處。到北京，見了主教，就攔了多日，動身再走。內中有一個冷姓的教友，因吃苦太重，死在半路上頭。他們五個人，到了充軍的地方，真福給一個旗人爲奴。這旗人兇惡不堪，把真福當做畜牲，使喚他做事，沒有一刻歇息；有時命他兩手着地，把自己的小兒，坐他背上，當做一個驢馬；有時不如他的意，把真福的兩個大拇指，拴了繩索，掛了起來，盡力的毒打；又用污穢的東西，淋在真福頭上。後來又爲這旗人趕出，送給他爲奴。真福在充軍的地方，差不多吃了三十年的苦，沒有一句怨言，

反而勸化了多少人進教；得了幾次好機會，他仍舊不肯逃走。

道光十年，得了恩赦歸家，依舊種菜度日，愛主愛人的心，更加熱切，人家多呼他爲愛人如己。他又謙遜，又誠實，又哀矜窮人，所以教內教外的人，沒一個不愛敬他。他的德行，多在吃苦的時候，發顯出來。他又有見識，常常避去官府的捕捉。道光十四年，貴州省城孤老院中，死了一個胡姓的教友，一總教友爲他念經求主。這時忽來一個武員，帶了兵丁，打鼓唱歌，胡言亂語，有一姓蔣的教友，出而阻止。武官大怒，謂衆兵道：走走，看他能夠長久！念天主教經麼？這武官就懷恨在心，設計謀害。恰巧新放貴州周臬臺到任，聽了歹人的話，命貴筑縣張鏞，把省城內外的天主教人，捉去了二三十名，眞福的兩個兒子，一個媳婦，亦在這個中間。眞福怕他們信德不固，想得一個法子，挑了担子，裝做賣



茶的人，高聲喊賣，差役見了，就立刻拏下。縣官升堂審問，見他面上刺有天主邪教四個字，拍案大怒道：「該死的老軍犯，前日信了邪教，定了充軍的罪，幸而還鄉，尙還不改過嗎？」卽命差役用極大的鐵鍊，鎖在監裡。真福同一總教友，仍舊日日唱經。縣官沒法，只得稟了上司，把眾教友同真福的次子及長媳，一齊充到口外。充軍的一天，官府逼他背教，他背轉了頭，只做沒有聽得，反而叮囑充出去的諸人，須要加增勇敢，爲天主吃苦。過了數月，他的長子，就死在監裏。後來只有王敢生、趙白第、馬老四三個人，因相幫官兵，打勝了回子，（這時候回子呼格爾造反，一赦了回來，其餘諸人都死在外邊。縣官張鏤充了各人出去，又把真福的右臉上，刺了誑騙幼童四個字，在左臉上，又刺了左道惑眾四個字，當下定了死罪。過了三個月，真福在監裡頭祈禱，忽有白布一大

方，在他的面前地上，真福之友顧占熬看見，疑是手巾，要想拾起來，這白布忽然不見了，當時就心裏明白，知道這是天主的預示，致命的日子到了。道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文書已到，縣官就把真福綁到北校場，照例絞死。在絞死的時候，忽有一個火球，停在真福頭上，後來慢慢的升上天去。又有一個少年，身穿夏布大袖白長衫，用袖子揩他的血道，可敬的老人，你生平最愛潔淨，我幫你揩乾這些血跡，後來忽然不見，人多疑爲天神。明日，真福之妻進城，領屍回去，葬在自己的菜園裏，有碑爲記。一千九百年五月廿九日，即光緒廿六年四月廿九日，教皇良第十三位，列入真福之品。

## 眞福郝若亞敬開枝

生於一千七百八十三年  
清乾隆四十八年

致命於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道光十九年

年五十六歲

眞福郝開枝，貴州貴陽府修文縣札佐司地方人，父母是外教人，幼時學習彈棉花的手藝，後來又做銅器生意。進教的時候，年在二十歲左右，是眞福張大鵬勸化的。到了父親已死，他就同母親兩個人，搬到省城裏頭居住，在唐若望神父的手裏領洗，聖名若亞敬，娶一個姓李的女爲妻，亦是進教人家。不多幾年，妻就因病而亡，他因愛慕潔德，並不續娶。眞福爲人忠直，又勤慎，又哀憐窮苦的人。到了大齋的日子，煙茶都不吃。在尋常的時候，他的祈禱工夫，直到半夜方止。後來又把

自己的住宅，獻給聖會，改爲聖堂，他的信德熱心，沒有一人不佩服他，有稱他爲郝二聖人的，也有叫他活聖人的。嘉慶十九年，風波大起，縣裏的差役，把眞福同別的教友二百多人，統統捉去。只見大堂上面，畫有石灰的十字，縣官命他踐踏，眞福同一總教友那裏肯依，縣官大怒，就把爲首的四十多人，（眞福亦在內）用了重刑，收入監裏，別的婦女小兒，同老年的人，一齊取保釋放。這四十人住在監裏，有六個多月，後來又解到省城，吃了許多重刑，好漢架呀，美人椿呀，夾棍夾棒呀，死去了多次，流了無數的血，他們一心不肯背教。有一次，眞福在桌臺堂上，跪了十四點鐘的鐵鍊，到十五點鐘昏了，却無半句背教的言語，官府就定了他們充軍的罪名。嘉慶二十年，這四十個人的臉上，都刺了天主邪教四個字，一齊充到蒙古及伊犁地方，發給旗人爲奴，他們就

歡歡喜喜，上路而去。

這時候四川陝西幾省的神父教友，也多充在口外，所以真福在充軍的地方，常常能夠聽彌撒，領聖事。他們又在伊犁城裏頭，開了四個堂口，立了四個經堂，各請了一位神父管理。逢了主日同各大瞻禮，一總教友，多到堂裡念經，十分熱鬧。道光初年，回子造反，把伊犁城四面圍住，官兵打他不過，危險的了不得。真福同眾教友進堂，祈求了天主，稟准將軍，開城出戰，回子大敗，又得了回子丟下的牛馬糧食很多。將軍大喜，把這事奏明皇上，下了一道諭旨，讚他忠心報國，各人多有獎賞，又赦了他的罪，發給了路費，准許各教友歸家。這時候充軍已有十七八年了。其時有四川的張神父，陝西的何神父，一同行走，路上很不寂寞。何神父又送給真福許多銀兩。真福回到家裏，就把這銀兩買

了一所房屋，爲教友念經的公所。（在貓貓巷卽現在貴陽府之北堂。）  
道光十六年，教友們在經堂的園裏，築一土墻。工作的時候，把隔壁劉姓的皂角樹砍倒了，劉姓大怒，就領了多人，擁至堂中，搶去十字架聖像等物，當時立刻投報貴筑縣，縣官不准。眞福聞信，就央人勸解劉姓，把各物交還，但十字苦架不肯交出，有姓袁的貞女，領了老婦多人，到劉家坐索。這時劉家正新死一人，遂到縣裡，告他鬪喪，縣官仍不准。劉姓沒法，乃用了銀錢，縣裡的差役，遂把眞福和徐王氏瑪爾大等多人，一齊捉去。縣官逼他背教，用了多次重刑，眞福不屈，後來解到省城，官府問他，他仍舊這樣回答，又發回貴筑縣，監禁了兩個多月。眞福在監裡的時候，天天高聲唱經，讚美天主，過了多日，部文已到，縣官命差役把眞福提出，背上插一斬條，上面寫的，是天主邪教，應該絞死，綁

到法場上受刑。真福一路念經，大顯歡容，到了絞死的時候，忽然天昏地暗，有火球一個，在他頭上出來，一直飛上天去，這表明真福的靈魂升天了，時在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年五十六歲，教皇良第十三位，在西曆一千九百年五月廿九號，即光緒廿六年四月廿九日，列入真福之品。

真福盧熱洛尼莫廷美 王老楞佐賓 林亞加大貞女

盧生於

一千八百十一年  
清嘉慶十六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五十年

年四十七歲

王生於

一千八百十一年  
清嘉慶十六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五十年

年四十七歲

林生於

一千八百十七年  
清嘉慶二十二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五十年

年四十一歲

真福盧廷美，貴州安順府郎岱廳毛口場地方的夷人，父親文富，

母親白氏，弟兄四人，真福最長，娶妻白氏，生了二子一女。他家裏本來富厚，而真福又生得品貌出眾，聰明過人。年輕的時候，考了兩科，沒有入學，他就開了一個蒙學，兼習算命，起課，看風水等術，大約有二十多年，到三十八歲，因一時之誤，進了清水教咸豐三年，有教友楊劉韓等三家，是鎮寧州的人，搬到納所地方，（離毛口場二三里）一種田爲活。一日，真福的族弟廷陞，也到那邊種田，聽見念經的聲音，回家以後，把這事告訴了真福。明日，廷陞又到教友的家裡，借了聖書兩本，一名聖教理證，一名真道自證，真福看了書中的道理，自己十分懊悔，不該誤信清水教，立刻把異端的神牌丟了，供奉主像，又到省城裡頭，見了神父，學習了許多規矩。這時候略多默神父來納所看顧教友，真福請他到自己家裡，獻聖祭，講道理，又把他人誤進邪教的，引進聖教，果然感



化了多人。真福的勸教，說話不多，見了讀書識字的人，把聖書給他看，若不識字不明白的人，則不肯多講。見了貧苦的人，或安慰他，或給他衣食。他表樣極好，常常勸教友，不要涉訟。有一教友，被他的叔子吞沒了產業，要想寫稟告狀，真福勸他棄了產業，又道：「我們是教友，不應和他人結仇。他見了女人，更不肯多言，有時要和弟媳講話，他常常叫他人轉告。有年輕子弟，在他面前歌唱淫詞，他就直言呵斥。他在平常時候，喜欢看默想指掌三山論學記，聖教自證，聖年廣益。他有著作多本，現在已經失去。明年，在駱神父手裡領洗，聖名熱洛尼莫。真福喜歡吃酒，領洗以後，立刻定一限制，不肯多飲，一心恭敬天主。

咸豐四年，有盧永隆等十二人，乃真福的同族，住在廣西西林縣的，因為販賣棉花沉香各物，路過毛口場，真福就引他進了聖教。盧永

隆回家以後，又差人來請眞福，到西林縣裏白家堯山各地方，大開聖教，內中有個最出色的人，姓白名滿（見致命眞福第三卷本傳）是貴州大定府永城廳人。眞福又差人到興義府城裏，迎接眞福馬神父回來，（廣西本堂）不料有歹人白三設計謀害。這西林縣官把眞福馬神父、眞福盧廷美兩個人，捉去審問。幸而這西林縣官的夫人，也是奉教的人，所以縣官問了幾句，又見眞福帶有聖教經本，就做詩一首，把天主、教經四個字，嵌在頭上，命眞福依韻和了。官是戲侮的，眞福是讚美的，當下縣官看了，就放他回去。咸豐五年，眞福過了復活瞻禮，明日，便同馬神父步行到興義府，眞福就告辭了回家。咸豐七年，眞福路過康五新寨，離毛口地方有六十里路。這日是觀音的誕辰，燒香的男女不少，眞福見他們迷信不過，就對着一總人道：這菩薩是假的，不是眞

實的神，惟有造天地人物的大主，是吾們應該敬重的。這時候，忽有永寧州的差役數人，不由分說，把真福捉去；州官阿額森逼他背教，真福不肯，就收入監裏。到了十月裏頭，新官接印，真福的胞弟盧廷祿具稟取保，州官就放他回去。從此以後，真福愈加熱切，正要捐助銀兩，修造主堂，忽而風波又起了。

真福王賓貴陽府貴筑縣人，爲舉人王正（見真福張大鵬傳）的同族，父親應福，母親賴氏，因聽了王舉人的勸化，進了聖教。真福領洗，在唐若望神父的手裡，聖名老楞佐。他的父母，因爲充軍出去，死在伊犁地方。真福三歲時候，幸虧一個胞姐，撫養長大，讀了幾年的書。後來大姐亦充軍出去，真福靠他姑母度日，常常種茶爲活；又販賣皮蛋，人多叫他王皮蛋。娶妻李氏，生有二子三女。這李氏兇惡不堪，天天和

他吵鬧，真福常常忍耐，用好言去安慰他。他生來身長體胖，頭朝前，面紅，鬚短黑，聲音極响，念經時候，一總人能夠聽見。他在堂裏的本分，是領袖新教友，又在孤老院內，看顧病人，倘有病人臨死，他就送病人的終。又十分愛人，他的妻舅充軍出去，家中尚有兒女，都是他撫養長大，直到男婚女嫁。在平常時候，每念耶穌苦難經，十分動心，他人多爲流淚。他常常願意天主賞賜致命的恩典。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聖教艱難，他的妻道：我們如何避去？真福道：你何以這樣沒有信德？凡事聽天主的安排。一日，真福買了幾匹馬，租給他人駝貨，那知道租馬的人，連馬一齊趕了去，信息全無；真福丟了這一注錢財，家裏十分苦楚，李氏見了，吵鬧的更加起勁，真福勸他看耶穌聖母的表樣，李氏那裏肯聽，真福沒法，只得在外滲躲避，後來開了一座肉莊，將就度日。咸豐初年，平

越州甌安縣地方，大開聖教，副主教童保祿就差真福到那邊，看顧一總新教友。咸豐六年，李神父萬美又差真福到興義府地方傳教，教化大行，引進了十多家。明年，又到普安廳，不到一月，又引進了一百多人。那知本地團首人等，受了魔鬼煽惑，趕他出境。真福無奈，只得立刻動身，退到毛口場，見了真福盧廷美談起造堂的事，十分投機，因為起了風波，造堂之事，就此作罷。

真福林加大貞女，乳名招興，義府安南縣馬場地方人，父親國相，是做鹽生意的，母親尹氏，都是新進教的，十分熱心。其時國相爲官府捉去，在監裏的時候，尹氏生了貞女，生下三日，母親就把他領洗。後來父親又爲差役捉去，官府叫他背教，他不肯，打了三十板，定了徒罪，發到龍里縣，過了三年歸家，見女兒聰明秀雅，格外愛惜。七歲以後，就請

了教友二人，教他聖教道理。到了十七歲，父母爲他定親，他就告稟父母，情願獻身天主，守貞不嫁，父母亦是熱心的人，隨即答允。這年，劉瑪竇神父到馬場，貞女把情願獻身的事，稟告了一番，神父知他德行高超，當下就許了他，又命他父親送到省城裏頭，在袁貞女的學堂讀書。兩個月以後，省城風波大起，同學的女學生，多回到家鄉，獨有貞女同袁依搦斯逃到遵義縣龍平壩劉姓家裡。過了二年，辭別女師，回家看望雙親，見父母度日艱難，他就勤做女工，補助家用。到了父親已死，貞女同母親兩個人，到鎮寧州騙雞井地方，住在兄長林文亮家下，照顧兩個侄子。這時候，貞女已滿二十五歲，劉神父多默見他聖德出眾，准他發願守貞，又命他到安南興義兩縣地方，看顧教友。因爲貞女表樣又好，教訓又善，這兩縣裏的教友，沒有人不敬他愛他。後來又在興義

府馬鞍山地方，買了房屋一所，又造了小堂一座，爲神父同教友們念經領聖事的公所，每年用自己的田租，不用聖教會裡的公費。

這時候，白斯德望主教代理貴州教務，見貞女大德不凡，派他到省城裡頭，管理童貞院裡的女學堂。主教見他度量寬洪，倘有遠來的教友，費用不夠，主教就命他去求林貞女，又道：他愛人，他一定肯的。貞女常常守齋，衣食用度，十分省儉，他道：聖教會裡的錢，不能夠濫用的。他與人來往，格外小心謹慎，所以教裡教外的人，沒有一個講他壞話。在學堂裏時候，教訓小兒，不肯多打。課罷以後，卽做手工，念經求天主。平常最喜歡看的，是默想指南。聖年廣益聖母行實，默想指掌。童貞修規，經本，禮規。後來副主教童保祿又派他到耶俗廳毛口場一帶，教訓夷人婦女。那知這般夷人，識知又劣，風氣又不開，貞女在這二年裡頭，

費盡心血，不過幾個人能夠領洗。咸豐四年，貞女因困苦不堪，回家歇息，又拜望新來的眞福馬神父，教他中國說話。一日，眞福馬神父指貞女所買葬身的棺木道：爾的身體，葬了棺木，爾的靈魂，一定受煉獄的刑苦；又道：爾我兩個人的肉身，以後都用不着棺木。貞女聽了神父的話，立刻把棺木賣去，謂他人道：我死以後，只消七百文的棺木夠了。又嘗謂人道：升天堂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守貞，一條是致命；到底致命的路最近，頃刻之間，能够洗淨靈魂。過了幾天，仍到毛口教書，直到第三四年，方有極大的效驗，一般夷人的婦女們，多能够領聖體堅振等聖事了。不料咸豐七年，爲歹人所害，同盧廷美、王賓兩個一齊致命。

盧眞福有個叔父，名喚盧三，起初和他要好，後來因爲眞福嚴守教規，不肯多管閒事，又不肯拏錢出來，修理祠堂，又在祠堂的後面，造



了經堂一所，盧三以爲害他祠堂的風水，恨真福入骨，就同堂侄盧廷瑞暗地裏打算，做了一個稟，告了真福一狀，說他是邪教的頭腦。這郎岱廳的廳官，姓戴名鹿芝，是一個貪錢的官兒。盧三就送他一百兩紋銀，分作三回送去。廳官得了銀子，立刻帶了差役，一直到毛口塲，就在客店裏頭，擺了公案，命差役把盧真福同王真福傳去。盧真福又帶了中法兩國的條約，（道光二十四年所定。）時已夜深，到了客店，跪在公案的前面。廳官問盧真福道：爾是天主教否？真福道：是。官道：爾等是本國人，爲何不信本國教，定要信外國的教，快快不要信。真福又答道：天主教是善教，正教，真教，不做惡事，又沒有邪術，叫人認得天地萬物的大主，知道生從何處來的，死到何處去的，在世的時候，該當做那樣的事，乃是真正聖教，所以道光二十四年，下了一道上諭，准許國裡的

百姓，信奉天主教。真福就把條約，給廳官閱看。那廳官聽了盧三的言，不肯看那條約，又對真福道：本府可惜爾這個人，這樣聰明博學，爲何要信邪教？真福答道：天主教叫人恭敬天地真主，孝敬父母，奉教的人，不奸，不盜，不嫖，不賭，不肯詐害他人，又不肯欺負他人，守王法，敬官長，完錢糧，這樣好教，我是萬不能背的。廳官又問了王真福一番，當下就把他兩個人放了回家。二人回家以後，一夜沒有睡覺，念經求主。盧真福謂他的母道艱難到了，你們不要怕；又謂兒子道：不要怕，恐防如從前永寧州地方一樣，明天如果到郎岱廳衙門，隨便如何刑罰，都不要緊的，你可進城來看我；又謂林貞女道：不要怕，貞女答道：我等預備致命便了。

不料盧三不懷好意，定要結果他們的性命，這廳官竟像了比辣

多！一口應承，定了他們死罪，命刑役連夜磨刀，到了天明，又把他三人提到案下。捉貞女的時候，貞女正在念經，身穿皮領衣，藍布皮襖，頭上戴一白兜，貞女就把學堂裏的物件，交還主人，跟了差役而去。廳官先問林貞女道：爾姓什麼，是那裡的人？貞女答道：姓林，是安南縣馬場人。官道：爾到此做什麼？貞女道：教針黹，教讀書，教念經。官又道：爾夫何在？答道：我沒有夫，乃是守貞的。官又道：可見這天主教是不正的，絕人的種類，罪大惡極。貞女答道：若說守貞不嫁，是犯罪的，爲何律例上頭，准許建造牌坊，旌表他的貞節，豈是皇上也有錯的嗎？話未說完，廳官拍案大怒道：糊塗該死的東西，到底錯不錯？貞女不答。盧王二真福齊聲應道：不錯不錯。官道：你們該死，知道麼？三位真福一齊應道：情願死。官卽命推出斬首，刑役們就把二位真福綑綁了，但林貞女不綑，命他

自己行走，廳官親自監斬。牽到毛口河邊一棵大樹下面，盧眞福道：卽在此地好了。衆人就一齊止步。盧眞福又對刑役道：爲我送一快信，立刻跪下，引頸受刑。盧眞福砍一刀，王眞福砍三刀，林眞福砍了九刀，第一刀砍在面上，第二刀砍在肩上，這時刑役要剝他衣服，他不肯，到第九刀，頭纔落地。其時天主教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一月二十八號，卽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盧王二眞福，皆四十七歲，林眞福四十一歲。廳官又把他們三個首級，號令示衆。盧眞福的兒子，盧高，盧綿，把三個屍身抬去安葬。盧眞福葬在自己屋後土岡上，王眞福、林眞福二人葬在火神廟後面官地。後來盧高又把父親的首級取下，藏在他處。王林二眞福的首級，亦爲一個教友暗裏取去，藏在兩個小洞裏頭。咸豐九年，孟若望神父命張若瑟文瀾（致命眞福，見後本傳。）把他三位

聖屍，從墓中取了出來，連三個首級，一齊取到毛口，放在木匣裏頭，帶到省城，副主教童保祿驗看蓋印，藏在六冲關白主教的墳裏。一千九百九年五月二號，宣統元年三月十三日，教皇庇護第十位，列三位入真福之品。

真福張若瑟文瀾 陳保祿昌品 羅若翰廷蔭 王羅氏瑪爾大節婦

張生於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 清道光十一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年三十歲

陳生於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 清道光十八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六十二年 年二十三歲

羅生於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清道光五年 致命於 咸豐十一年 年三十六歲

王生於 一千八百零二年 清嘉慶七年 致命於 年約六十歲

真福張若瑟，名文瀾，字毓揚，四川人，父母熱心敬主。真福在嬰孩時候，已經領洗，幼年在本省木坪學堂讀書，兼讀辣丁文字，因犯了學

堂裏的規矩，退了出來，後來自己痛悔，時時流淚。其時有願德肋神父，見他爲人誠實，熱心爲善，就請他教訓教友子弟，他仍舊痛悔自己失了聖召的恩，常請願神父代求學堂裡的長上，及本省主教，寬免他前頭的過犯。神父見他真心悔過，就代求貴州省裡的神父，許他到六冲關聖保祿學堂讀書。眞福這時已經二十五歲，讀了格物學一年，因年紀太大，不能到精深的地步，他於醫理一道，却是十分精明，在學堂裏時候，借了看病爲名，付洗教外的嬰孩不少。雖在遊玩的時候，也帶了藥袋而行，見了臨危的嬰孩，立刻把他施救。後來奉了長輩的命，跟隨孟若望神父，到各處鄉村開教。眞福聽命的德行，最爲出等，加以熱切仁愛，人人敬慕。咸豐九年，又到毛口塲看願教友。這時候，盧熱洛尼莫王老楞佐林亞加大三位眞福，因爲主致命，聖屍就葬在受刑的地方，

已經三年多了，孟神父就命真福，同了教友幾人，把三位聖屍，和三個首級，一齊取了出來，刷洗潔淨，裝在木匣裏頭，帶到省城。方在洗刷的時候，真福對神父道：爲主致命，真是極大的恩典，我等怎能得這樣恩典呀。神父戲言道：爾是一個大棍徒，怎能夠成致命的聖人，不要痴心妄想，天主所選的人，比爾更好的多哩。真福道：我想天堂上的諸位聖人，在生的時候，也有比我更光棍的，我以前雖得罪了天主，但我盼望吃一回苦，補贖百樣的罪。神父道：若瑟，致命的事，我等不要怕，但不可自己去尋，只要勤盡本分，聽天主的命。真福道：神父的話不錯，我是一個無用的人，將來能夠升了鐸德，除了爲主致命，真的是一無所能。神父道：好好好。當時真福就帶了三位聖屍，同神父一起到省。咸豐十年，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一號，即諸聖瞻禮的一日，真福又進聖

伯多祿大學堂，讀超性律學諸書。這學堂在青巖城外，姚家關地方，眞福讀了幾個月，就起風波。

眞福陳昌品，字瑞英，貴州興義府新城縣人。父親名傑，本姓夏，是陳姓的養子，因義父陳翁分產不公，他就丟了妻女，一去不歸。陳翁就把眞福的母親嫁了林姓；後來陳翁死了，眞福就到林家，跟他母親度日；而眞福的生父，自出去以後，過了多年，仍舊兩手空空，後到馬場地方，有一奉教的人，勸他進了教，他就把以前的事，告訴了李萬美神父，神父叫他把妻子接回，他的妻抵死不肯，只得把眞福接了回來。李神父見他無力撫養，把眞福送到六冲關聖保祿學堂裏讀書。這年眞福方十六歲，在吾主聖誕瞻禮領洗，聖名保祿。領洗的時候，眞福大顯信德，熱愛的心，十分發顯，同學的窗友，人人感動。又領堅振聖事。明年在



吾主復活瞻禮日，初領聖體，一種熱切的情形，比領洗的時候更勝。眞福在平常的日子，有時熱心稍減，長上看見了，只消提他初領聖體時的情形，他就面也赤了，耳也紅了，淚也流下來了，立刻大發痛悔。他在學堂裏的時候，幾年裡頭，沒有一次過犯，因爲天資平常，練了文字，不及中國的學問。咸豐七年，眞福的父親，見他長大成，多次喚他回去，另外學習生意，眞福不肯，他的父親大怒，親自到堂威逼。眞福跪稟道：請大人息怒，聽孩兒告稟，大人把孩兒送到聖會的時候，言明隨他安排，決不阻擾，聖會裡的長上，把孩兒撫養教訓，方能成立，所以今日的孩兒，乃是聖會裡的孩兒，不能自己作主，況且兒不喜世俗，天主已給了聖召的恩，兒不能不順天主的意思，望大人原諒一點。他的父親不依，一定要他回去。眞福沒法，只得稟明長上，長上要試他的心，謂他道：

去呀，留呀，聽爾自便。眞福雙膝跪地道：我不願回家，我願應天主的聖召，請長上開導我的父親。長上見他眞心事主，就叫他父親回去。眞福從此以後，讀書更加用功，希望升爲鐸德。咸豐十年，諸聖瞻禮日，又進聖伯多祿大學堂，讀格物超性的書，到明年，就起風波了。

眞福羅廷蔭字德綿，貴州貴陽府青巖高寨地方的夷人，爲人樸實，家道尙好，畧懂一些醫理。起初開一個蒙學，後來種田度日，服事父母極孝，近邊的人都稱他爲善士。因得了石頭寨韋姓教友的勸化，領了父母妻兒，闍家進教，遵守規矩，熱心事主。咸豐五年領洗，這時已三十一歲了。領洗以後，愈加熱心，外教有臨危的嬰孩，他常常爲他付洗。後來聖會裡頭，在姚家關地方，買地起造學堂，他就搬到那邊，租了學堂裡的田地，耕種爲活。起造學堂的時候，他亦十分出力，他的意思，以

爲近了聖堂，能夠常常聽講聖道，多得天主的神恩，那知不久即起風波，不能滿他的願望。

眞福王羅氏節婦，貴州遵義府人，夫妻兩個，搬到貴陽府青巖地方，種茶爲活，後來丈夫去世，他就獨自一人，開了一座小店，安寓客商，又常織履紡綿，所以能夠度日。咸豐三年，他的姪媳黃氏，是奉教的人，勸他進教，他就在這年裏頭，耶穌聖誕瞻禮的一天，領了聖洗，聖名瑪爾大。節婦奉教以後，十分熱切。這時候，青巖城裡，沒有神父駐紮，他每逢大瞻禮日，常常背了衣服，帶了吃的東西，手裏拏了防身的傢伙，步行到省，親領各樣聖事。過了幾年，他又念離省太遠，不能天天望彌撒聖祭，就把自己的產業，交付他的姪子，自己到省城裏頭，求進聖堂，做聖教會裡的服役，情愿不要工錢。得了長上允許，他就在女學堂貞女

院裏，相帮工作，又服事聖嬰會裡的嬰孩，不拘什麼，他多肯做，並沒有半句怨言，對那一總嬰孩，非常慈愛。他心裡最歡喜的，是新到中國的神父；他常常告人，道：他們爲救人的靈魂，離了親朋，丟了父母，經了少的路，吃了多少的苦，來到此地，我們豈可不敬重他嗎？他最愛惜的，是神父的錢；他道：聖會裏的錢，好比聖物，一些不可浪費。咸豐十年，胡主教在姚家關地方，起造學堂一座，有神父一位，同學生數人，在這學堂裡頭讀書，節婦也在這裡服役。明年，風波忽起，學生捉去，學堂拆毀，節婦就一同致命。

咸豐十年，法國欽差，同中國總理衙門，定了和約，准許傳教，又保護傳教神父，同一總教友，地方官接了總理衙門裡的照會，自然優待天主教裡的人了。那知貴州提臺田興恕，心裡不服，百計害教，暗地命

手下的兵丁，到老古巷天主堂裡，搶劫聖物，又把十字架聖像等物，故意打毀，丟在污穢的地方，又命兵丁闖進童貞院裡，入他們的臥室，翻箱倒籠，某婦前去阻擋，兵丁大怒，把他幾乎打死。這樣橫行不法，不止一次了，主教同神父甘心忍耐，總不同他計較。那知這田提臺更加膽大，私下行文各處，叫他害教，這時青巖城裡的總團首，名喚趙畏三，綽號三閻王，乃是無惡不作的人，田提臺暗通了他，命他把大學堂裡的神父學生，一齊殺盡。這趙畏三聽他的命，就在五月初二日，差人到姚家關學堂裡頭，把王保祿、張若瑟、陳保祿、楊若翰四個學生，同佃戶羅若翰騙進了城，逼他背教，限三天回覆，若不背教，定要斬首。羅若翰答道：奉教的人是恭敬真主，並不爲非作歹，爲什麼要斬首起來？當下五人，就回到學堂。過了幾日，畏三又派了兵丁，到姚家關，謂羅真福道：大

人喚你去。羅真福道：我沒有犯罪，爲何又要我去？兵丁道：大人叫你去，你快快走。真福就跟了兵丁而去。在路上的時候，遇見張真福騎馬而來，又遇見陳真福爲修道院買物而回，就把他二人一齊捉去。到了城裡，總團首先問真福。羅若翰背教嗎？羅若翰答道：不必問我，他兩個先生怎樣，我也怎樣。乃問張陳二位道：你們背教嗎？答道：不背。團首又道：若不背教，一定斬首。又答道：情願斬首，決不背教。畏三沒法，就把他三個人，關在一座古廟裡頭。胡主教得了信，立刻照會上司，請他開放，那知一總官府，多怕田提臺的威勢，連回信也沒有。三位真福進了古廟以後，畏三千方百計，逼他背教，有時絕他飲食，餓他數日夜，三位真福寧死不肯背教。一日，有一人到古廟裡頭，謂三位道：目下主教神父教友，統統殺盡，你們如肯背教，我能救你們出去。三位齊聲應道：我等奉

教，不是爲了主教神父，乃是爲永遠的天主，所以背教這一句話，萬不能依。這人道：你們不聽，明天一定要殺。三位道：情願殺的。這人又掣一紙背教的甘結，給三位閱看。三位道：這樣萬惡的結，我們決不出的。這人沒法而去。三位真福在古廟裡頭，困苦不堪，屋是漏的，地是濕的，而且沒有床鋪，就睡在地上，枕頭是石子，墊腳的也是石子。後來真福羅若翰生了滿身的瘡，又無衣服更換，蓬頭赤腳，蟣蟲不計其數。幸虧真福王瑪爾大，常常到古廟裡頭，送給飯食，見了這個樣子，就告訴了胡主教，纔把他三人的破衣換去。一日，三位正在午飯，田提臺忽把令箭一枝，差人送給團首，四城門一齊炮响，有許多人擁進古廟，大呼道：田大人殺天主教人了。三位就放了篋碗，跪地念經。這時候，真福王瑪爾大得了信息，淚流滿面，謂三位道：我願一同致命。那知道是田提臺的

惡計，是驚嚇他們的。後來胡主教派董保祿到青巖，要求團首開釋，又責他們不能這樣虐待。團首當時答應，那知口是心非，董保祿去了，團首把古廟的前後門，統統封鎖。眞福王瑪爾大要送飯進去，兵丁不許，要活活的餓死他們。眞福王瑪爾大聽了，登時跑到家裡，拏了一柄大斧，飛奔而來，要劈開這扇廟門。團首見他來勢兇猛，急忙躲避，兵丁亦一鬨而散。看門的沒法，只得開了，放他進去。一日，他見三位十分吃苦，又在團首面前，大跳大叫，有一兵阻擋他，不許進去，他就扭住了撕打，所以眞福王瑪爾大進出，沒有人敢阻擋他。他打了兵丁的明日，就到石頭寨 李神父處，痛行告解，淚流滿面道：神父呀，賤婢這幾天裡頭，得罪天主了。神父安慰他道：爾所行的，並非惡意，乃是熱愛勇敢的心，不要多慮。



三位真福，自關在古廟以後，幸虧真福王瑪爾大熱心服事。穿的吃的，多是他送去；他的住處，又離開古廟多遠，下雨的日子，又沒有雨傘，常常渾身濕透；三位寄到外邊的信，多是真福王瑪爾大帶出。這時候，青巖城裡的人，天天造了許多謠言，有時說洋兵來了，有時說天主教要造反了，總而言之，要把他們謀害。胡主教得了信，又寫信給趙畏三，請他開釋，竟無一字回信。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田提臺帶了親兵數百人，出了衙門，要拆毀老古巷的天主堂。到了撫臺衙門近邊，騎的那匹馬，忽然跑進了巡撫的大堂，撫臺急忙出接，留他飲酒壓驚。酒罷，上諭忽到，命他把三位真福釋放。田提臺就謊言道：這三人昨天已斬了。回了衙門，他就命趙畏三立刻把三位真福斬首。二十二日上午十點鐘，田提臺的令箭到了青巖，眾團首就把真福張若瑟、陳保祿

羅若翰三個人，綁到城外。三位歡歡喜喜，一路祈禱而去。到了行刑的地方，三位默禱片時，把己命獻給天主，引頸就戮，都是一刀致命的。眞福張若瑟年三十歲，眞福陳保祿二十四歲，眞福羅若翰三十七歲。三位致命的時候，眞福王瑪爾大方在河溝的旁邊，爲張陳兩眞福洗衣，忽有人喚道：「王奶奶，你的三位先生，已殺了，你要升天，爲何不去？」眞福應道：「好，就來就來，他們可死，我也可死；立刻丟下衣服，趕到行刑的地方。」圍首逼他背教，不肯殺之；三刀頭落，這日正是童貞聖女瑪爾大的瞻禮。其年約六十歲，時天主降生後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卽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後胡主教命陳老楞佐買四口棺木，到青巖，把四個屍身，載至大學堂的空地上安葬，立碑爲記。一千九百九年五月二號，卽宣統元年三月十三日，教皇庇護第十位，列入眞福品。

眞福吳瑪爾定學聖 張若望天申 陳若望顯恒 易路濟亞貞女

吳生於

一千八百十七年  
清嘉慶二十二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

年四十五歲

張生於

一千八百零五年  
清嘉慶十年

致命於

六十一年

年五十七歲

陳生於

一千八百二十年  
清嘉慶二十五年

致命於

年四十二歲

易生於

一千八百十四年  
清嘉慶十九年

致命於

同治元年

年四十八歲

眞福吳學聖，貴州安順府清鎮縣朱昌堡人，父母是熱心的教友，

種由爲業，弟兄幾個，眞福最小，人多呼他爲吳么爺，嬰孩時領洗，聖名瑪爾定，自幼忠信謙和，人人敬愛，父母死後，他仍舊種田度日，道光十七年，年二十一歲，憑媒娶張姓的女爲妻，乃是孤老院中的教友。但此女自幼少受教訓，不守規矩，不多幾日，就逃回家裡，眞福苦口相勸，方

把他迎接歸來，那知過了幾日，舊病又發，又私下逃去，眞福又去迎接，他那裡肯回，眞福沒法，只得順他的意思，搬到省裡居住，做買賣度日，盼望他妻子改過，怎奈此婦本性難改，憑你怎樣相勸，他終不肯聽。道光二十七年，白神父到貴州，二十九年，陞授主教，眞福因妻子不肯改過，決計棄家事，得了白主教的允許，進了天神會，先在清鎮縣黔西州各鄉施藥看病，付洗外教的嬰孩，到處開講道理，勸化他人進教。家道雖貧，却喜周濟窮人，每日念經以外，多加祈禱的工夫。眞福的岳母聽了他女兒的話，見了便罵，罵了又咒，眞福甘心忍耐，沒有半句怨言。咸豐元年，白主教命他同了王方濟各醫生，到都勻府城裡開設醫院，不久，就爲歹人誣告到官。羅本府提了二人到案，逼他背教，二人不肯，又用重刑責打，仍舊不肯，就收入監裡。過了數日，又命他跪大鐵鍊，自

早上跪起，直跪到晚間。後來又審問多次，官見他終不肯背教，沒有別法，只得放他出去，不准他住在城裡。咸豐六年，眞福同一姓周的，到桐梓縣，施藥付洗，路過遵義府，城裡有一個新教友，姓魯，名懷志的，把他留下，請他講道。一日正在魯姓的家裡，大聲念通功經，忽然來了縣差多人，一聲大喊，擁進魯宅，把眞福同周魯兩人，一齊拏去，聖經聖像各物，統統搶去。到了衙門，縣官升堂審問，見了聖經聖像藥籃，同施藥的招牌，問道：你問是何處來的？答道：是省城來的。官又道：來這裡幹什麼？答道：看病施藥。官又道：你們既是施藥，爲何在魯姓的家裡念經？答道：這是吾們的教規，有經書在這裡，請大老爺閱看。這時候，眞福同姓周的，又把天主十誠的道理，講給縣官聽，又讚美聖教的好處。官道：你們的教理雖好，但我不許在城裡施藥，我明日備了文書，送你們回到省。

裡。當下就把他收入板房，差役命他叩拜衙門裡的菩薩。真福道：這無靈的木偶，我們決不叩拜的。明日，差役押了動身，四日已到省城。咸豐七年，真福再同姓周的，到平越州 甕安縣 各地方，付洗外教的嬰孩。這時盜賊橫行，百姓大半逃散，真福在賊匪難民的裡頭，付洗無數小孩。有一次，在甕安縣 裡頭，百姓見他的招牌，疑他是個奸細，立刻關了城門，拏捉他們兩個。幸而得了信息，掛城而下，逃回省城。咸豐十一年，又到開州 各地方，施藥付洗。到了年底，預備回省度歲，同黃若翰 路過夾山隴，這裡的真福文神父，就把真福留下，教訓一總新奉教的，直到後來致命。

真福張天申，又名天壽，貴州貴陽府開州人，家住夾山隴地方，雖然田畝不多，尚可將就過去，又能做木作，人多呼他爲三木匠，爲人忠

誠正直，娶妻二次：第一個妻，生了二三子女；續娶羅氏，也生了許多子女。前後共有十五人，後來死剩了兩個女兒，一個男兒。他常悶悶不樂，心想人生世上，萬事多是空的，他就斷了葷，吃了素，在家裡造了佛堂一座，供了觀音的像，天天拜佛念經。這時有一位傳教先生，姓唐，在開州地方講道，把天地的主宰，人物的根源，異端的害人，真教的許多好處，講得明明白白。真福聽了，十分感動，就請這位唐先生，一同到了省城，進堂拜主。回家以後，又領了妻女進教，又把天主的聖道，到處傳揚。一個月裡，頭勸化了一百多人。胡主教得了信，就命真福文神父，親到真福家裡，堅固一總新教友。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真福文神父爲他付洗，聖名若望。真福領洗以後，心裡非常喜慰，不料魔鬼妬忌，大肆殘虐，暗地差了本地團首，謀害教友，真福就得了致命的福。

眞福陳顯恒，四川成都府人，父母本是外教。眞福幼時，讀了多年的書。不幸雙親早故，家境苦楚，他就做工度日。他有一姊，嫁一做官的人，在貴州省裡候補，後來姐夫去世，只有兩個小甥女，又沒有路費，不能回到家鄉；眞福得了信，念同胞的情義，千山萬水，趕到貴陽府；那知到了省城，他姊已進了尙節堂；他就在貴陽城裡，小本營生，因認識了教友多人，知道聖教的好處，他就進教奉主，不久領洗，聖名若望。這時候，眞福在三十歲光景。梅西滿神父見他熱切勤謹，命他到安順府經堂，保嬰醫館裡頭，做一個廚司。他在本分以外，常常替人抄寫醫書，自己也學習幼科醫理。後來又派到各鄉，施藥付洗。咸豐十一年，同了神父，到各鄉看顧教友。十二月裡頭，從遵義府大坪上起身，到開州夾山隴地方，就攔在張天申家裡，就一同致命。



眞福易貞女，乳名貞美，四川綿州黃龍城人，（離城九十里，乃一鄉場。）嬰孩時領洗，聖名路濟亞。父名清榮，本是外教人，幼時削髮爲僧。其時有一崔姓教友，與清榮相熟，不時同他講論道理，又挈聖教各書，給他閱看，清榮十分感動，果然留了頭髮，還俗進教。崔姓見他熱切誠實，就把女兒給他爲妻，生了二男三女，貞女最小，人多呼他爲么孃，有的呼他么姑婆。貞女幼時，在田貞女的門下讀書，生得客貌端正，性情謙遜，喜看各聖人的事跡，及童貞致命的書，怕的是地獄，慕的是天國。他的心裡，看這永福二字，非常重大。到了十二歲，因爲愛慕貞德，決意獻身天主，但是他的父母，已經把他許了人家，乃貞女立志極堅，情愿不嫁，怎奈男家抵死不肯，貞女見沒法子，乃熱切祈求天主，求了多時，忽然天主賜他妙計，裝做瘋癲模樣，披頭散髮，胡言亂語，他人多道

是真病，這信息傳到男家，立刻派人來看，貞女故把繡鞋倒茶，又把纏脚布解下，赤脚頑耍，男家見了這樣，情愿退還庚帖。這件親事退了以後，貞女大喜，就不再裝瘋了，在貞女堂刻苦讀書，學問大進。二十歲以後，本堂神父就命他教讀。他在空暇的時候，織布呀，針繡呀，沒有一刻停歇，賺了錢來，相幫家用，養他的母親。一日，貞女問二兄紫涵道：中國致命的聖人，那一省最多？二兄隨口答道：要算貴州省了。貞女道：我們可搬到那裡，也做一個致命的聖人。二兄道：路程太遠，這是不容易的。不久，神父又派他到綿州城裡，在他的大兄廷祿家裡教讀。這時四川大荒，貞女同二兄，又大病了一場，兄妹二人，不能過活，紫涵沒法，領了妻子，到重慶府行醫賣藥，貞女同他的母親，仍在綿州居住。過了三四年，紫涵得了天主降福，生意興隆，方把他母妹，接到重慶。貞女到了重

慶劉瑪竇神父見他才德出眾，命他在臨江門外濟孤寺教讀。三年以後，有一陳性教友，乃是雲南人，哄他到雲南龍溪地方教讀，謂是袁主教的意思。貞女信了他的言，命他姪子伴送而去，那知到了龍溪，並無其事，貞女乃仍舊回到綿州。

咸豐三年，母親已去世，貞女的二兄這時已搬到貴陽府居住，貞女就同到貴陽，服役聖會。這時候，貞女的言語裡頭，常常盼望致命，盼望效法聖女路濟亞。有一日患病，他就求主道：主，不要命我，即死，我要後來爲主致命。貞女的信德，十分熱切，有時拜苦路，淚流不止，常常把衣食等物，救濟窮人，不論外教進教的人，都托他求主。他對外教人道：爾要我求主，須肯進教。他待一總人，個個要好，所以不論那一家，都能夠進去，看見患病小孩，就能代洗。咸豐四五年，伯多祿神父，派他到甕

安縣木老坡地方教讀，二年以後，忽然土匪作亂，貞女跟了眾人，逃到清水江，僱轎進省，後來派到童貞院裡教讀。貞女在院裡頭，一日中了菌毒，忽發大病，胡言亂語，院裡的女長，忙請醫生診脈，那知這醫生醫理平常，道他是個邪病，貞女吃了他的藥，吐了許多血。一夜，貞女忽然大聲唱經，旁人竟稟告女長，說他壞話，女長就告訴了神父，把他趕出回家。這時候，貞女方在病裡，自己一些不知，到了後來病愈，方知道受了冤屈，却没有半句怨言，不追究謗毀的人，也不來神父跟前，辯個明白。他的二嫂，同兩個姪媳，大抱不平，要替貞女報仇。貞女急忙阻擋道：「這是我自己的事，不與你們相干，他人謗毀的是我，神父逐出的也是我，我的聲名雖失，身靈沒有失去，我能夠自己補贖，你們不要這樣，況且報仇這件事，天主不喜歡，你們不信我的言，一定要得罪天主的。」

貞女在平常時候，常行默想工夫，每主日多行聖路善功，想着了耶穌的苦難，常常流淚，每日早起，默想一二刻，方念早課，夜間也是這樣，又喜歡周濟窮人，女學生沒錢的，他亦一律看待。咸豐十年，胡類思主教，知他冤屈，喚他進院，家裡的人阻擋道：我們吃的也有，穿的也有，何必進去，一時趕你出來，一時又要你進去，這樣太容易了。貞女道：趕我出來，我就出來，喚我進去，我就進去，我願效法耶穌聽長上的命，你們不必阻擋。貞女就立刻進院。咸豐十一年，胡主教命他到貴定縣鄉間，相幫文神父，教婦女輩道理。家裡的人又阻擋他。貞女道：你們知道耶穌的教訓麼？聽你們的，就是聽我。所以主教的命，我應該聽的。當下就起程而去，過了六七月，仍舊回到省城。不久，主教又派他到開州教讀，不料風波大起，就致命在那裡。

周國章，是開州一心團的首領，素恨天主教，常要計謀害。張若望領洗的一日，他得了信息，立刻稟報州官，領了一總團丁，把一個新奉教的捉去，綁在樹上鞭打。這時開州的神父，是法國人，真福文若望伯多祿，本要動身他去，知道這件事，恐怕新教友們信德不固，所以冒險不去。兼之真福文神父來的時候，帶有中國政府的保護憑據，他這樣些些小事，沒有什麼要緊。那知現任的州官，不是別人，就是前在耶岱廳的戴鹿芝，乃是聖教的大仇。他前在毛口場地方，殺了真福盧王林三人，現在又聽見真福文神父在他地方上，大開聖教，十日以前，已經稟報了田提臺。這田提臺也是聖教的冤家，就命戴鹿芝把他們就地正法。同治元年正月二十日，午後忽有許多兵差，蜂擁而來，把張天申的住屋，團團圍住，不由分說，把真福張若望、陳若望、吳瑪爾定三

人，一齊捉下。真福文神父見來勢不好，忙把房門緊閉，聖爵聖衣各物，統統放在床下，又把政府裡的護照取了。這時候，兵差已經破門而入，把真福文神父捉住。張若望的女兒，見神父被捉，就扭住兵丁便打，到底沒有氣力，反被兵丁打倒。他扒了起來，又打，神父見之，連忙阻止道：「不要如此，這是我的事。」兵丁就把神父雙手反綁，拖了出去，又分兵一半，去捉易貞女。其餘的兵，解了三人進城，一路欺辱，苦不堪言。戴官的第二子，也是一同來的，把真福文神父的髮辮，拴在馬尾上頭，自己騎在馬上，用力鞭打，那馬如飛的跑，把神父的髮辮扯落，血肉模糊。兵差又把真福陳若望丟在水裡，再提他出來，拖泥帶水而去。進了衙門，戴鹿芝坐堂審問，先命真福文神父跪下，神父道：「我不是中國的百姓，我是客人，不是犯人，不能跪的。」話聲未絕，旁邊有個兵丁，把手裡的鐵鍊，

用力打下，文神父立刻昏去，差人扶了起來，神父又把政府的護照，給他閱看，戴官道：「我不要看，我要你背教，否則立刻斬首。」文神父道：「要殺就殺。」戴官又問陳吳張三位真福道：「你們肯背教麼？」三位齊聲應道：「萬不能。」戴官就拏筆批判道：「聚會惑眾，謀爲不軌，依例斬決。」卽行正法。站堂的差役多勸真福張若望道：「他們多是外邊人，你是本地的人，妻子也有家業也有，怎能夠就死？只要你道一個悔字，我們就保你出去。」真福張若望道：「情願受萬刀而死，悔字決不說的。」戴官當下卽命差人把四人的衣服統統脫了。真福文神父道：「中國是文墨之邦，豈有這樣的情理？」差役們脫了四人的衣服，隨卽綁到法場，一路神父念辣丁經，吳陳二真福亦念經，張若望謂親友道：「我們和神父同死，是最好的事。」方纔抬出城門，只見許多兵差，捉了真福易貞女迎面而來，行未數步，



法場已到，四個人一齊受刑，手起刀落，頭已落地，其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二月十八號，真福陳若望四十二歲，真福吳瑪爾定四十五歲，真福張若望五十七歲。戴官殺了四位真福以後，回進衙門，天已昏黑，就坐堂審問，謂真福易貞女道：女子，本官有心救你，只要你答應兩件事，一是背教，一是嫁人。真福易貞女答道：天主的相幫，兩件都不能答應的。戴官道：限你一夜，你可仔細思量，這事要砍頭的。貞女道：明日要答應的，今日早已答應，要殺就殺。戴官道：本官極可惜你，你要細細的想。當下就吩咐官媒帶去。這時開州的吏目，乃是貞女二兄的好友，知道這件事，就把真福易貞女傳到衙裡，勸他背教，貞女那裡肯依，吏目沒法，又命胡茶房的妻子，乃是一個能言善辯的婦人，勸了一夜，千言萬語，貞女仍不肯聽。明日早上，真福張若望的女兒，因為打

聽父親的信息，進城尋到胡茶房的家裡，見了眞福易貞女，貞女流淚道：『噯呀，張姑娘，你們父親三人，昨天脫得赤身露體的，在眾人面前，拖去殺了，實在痛心。』說罷，放聲大哭。停了一回，貞女把胸前的十字苦架，同自己用的玫瑰串子，遞給張女道：『以後我用不着了，煩你把這兩物，順便交我二兄，做個永遠的紀念。』早飯時候，差役又把眞福易貞女提去，戴官問道：『今日願悔教麼？』貞女答道：『昨日我已稟明大老爺，我奉教已四十八歲了，這樣眞教，要奉到死的。』戴官大怒，命差役脫他的衣服，牽去斬首。貞女大聲喊道：『這樣是何道理，公堂上面，這樣不要廉恥，那個不是父母生的，你是爲民父母，爲何這樣無禮？』戴官就命留他的裡衣，又謂眞福易貞女道：『你知道立刻就要斬首麼？到底肯悔教麼？』貞女道：『不能不能，萬不能的。』戴官道：『殺差役就把他抬到法場，砍了數刀，頭』

纔落地，年四十八歲，其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貞女既殺，就同他們四個首級，一同號令在城牆上面，五人的身體，因無人埋葬，統統爲豺狼吃了。過了數日，胡主教派一個窮教友，搬到開州，尋覓五位真福的遺體，那知一些沒有，只有真福易貞女身上的破布數片。胡主教又選了五個強壯的教友，悄悄到了開州，在半夜的時候，拏了竹梯，扒上城牆，把他五個首級，取下來，連夜跑回省城。胡主教就把五個首級，放在棺木裡頭。棺分五格，每格有小木匣一方，上面刻了姓氏，葬在白主教的墳裡。貞女致命的時候，頭上戴着一帽，因刑役的技藝不精，用刀亂砍，此帽染了許多血跡。他二兄見了，立刻把帽藏在家中。這時二兄的媳婦尹氏保納，病勢已危，預備臨終的了，二兄忙把那帽放在媳婦的頭上，命他默念在

天，申爾福，五遍，病人卽安眠兩點鐘，不多幾日，病卽全愈。一千九百九年五月二號，宣統元年三月十三日，教皇庇護第十位，列入眞福之品。

# 中國致命眞福傳畧

(卷三)

## 眞福白老楞佐滿

生於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清道光元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咸豐六年

年三十五歲

眞福白老楞佐名滿，貴州省大定府永城廳之阿吉寨人，父母早死，家道貧苦，常做他人的傭工。咸豐元年，來到廣西西林縣的堯山地方，仍舊傭工度日，本性良善，待人忠直，所以堯山地方的人，個個愛他敬他。過了不久，就有人爲他做媒，娶趙姓的女爲妻，其時眞福已三十一歲，因爲妻年幼弱，一同寄居岳家。年餘，生一女，眞福十分愛惜。此地

素有長齋教的人，平日吃素念佛，眞福誤聽他們的話，斷了酒肉，絕了葷腥，虔心信奉。咸豐四年正月，有眞福馬神父，從貴州到廣西傳教，眞福就在這一年敬主。（詳見眞福盧廷美傳。）其時堯山一帶，第一個進教的，是眞福盧廷美，後來近邊的村寨，如冠山巖、腳板坡、白家寨、新寨、大山等各地地方，進教的人，不計其數。咸豐五年二月初二日，聖若瑟中國大主教瞻禮，馬神父初次付洗，共八九人，又有許多嬰孩，眞福因爲道理不熟，所以未能領洗，直到明年正月初十日，方纔得領聖洗和堅振聖事，取名老楞佐。眞福領了聖事以後，愛主的心，十分熱切，不數日，卽以身死證主。

正月十九主日，有兩個教友，知道風波將起，請馬神父回到貴州，馬神父不肯，就同眞福及教友數人，進了西林縣城，到羅貢生（亦教

友一家裡暫避。明日，西林縣的袁典史，打聽了真福的居處，就帶了兵差多人，把馬神父、白真福同教友四人，捉進了衙門。捉去的時候，傳說不一；有的說，真福自己投到，因此緣故，有多數進教女人，亦一同跟去的。有的說，真福同馬神父一齊捉去的。縣官張鳴鳳立刻升堂審訊，問真福道：白小滿，你爲何同馬顏往來？馬顏的名字，乃是劣紳馬貢生，及歹人白三等捏造，據他們說，馬顏是山東的匪徒，故把這名字，妄稱馬神父。真福答道：小人是一個苦工，服侍馬先生的。縣官道：你是本縣的百姓，爲何去服侍這馬顏？就把頭等大刑，杖了三百下。杖罷，縣官又問道：你還要服侍這不敬祖宗的馬顏麼？答道：還要服侍，萬不丟棄。縣官大怒，把他綁在美人樁上頭，有兩點多鐘。縣官見他沒有一句喊苦的聲，就命放了下來，又問道：悔不悔？這時真福已經昏倒，人事不知。官

又連聲催道：悔不悔？眞福終不答應。官就對白萬林道：恐怕他不懂官話，你去用土話問他。眞福仍答道：不能悔。白萬林道：心裡儘管信主，嘴裡不妨說個悔字，刑罰也免了，妻子也可救了。眞福不等他說完，就毅然道：我萬不能背棄天主，情願同馬神父一同致命，你可對我妻說：我死了以後，謹守天主的規矩，把聖教的道理，教訓女兒。說到這裡，只見他勉強掙起，要想奮力上前，那知受刑太重，仍舊倒在地上。他就大聲道：謝大老爺的恩，小人奉了天主教，雖千刀萬剮，不能奪我的信德，請大老爺要殺就殺，若把我岳母妻女全家殺死，我也無悔，但是萬不能背教的。縣官聽了勃然大怒，命差役用小木一塊，塞住了他的口，把髮辮網在口外，不許他再說，當下就命推出斬首。差役牽下了大堂，到了差房門首，馬神父見了，爲他誦赦罪經。及出衙門，見他的岳母同教友



數人，站立門外，他又向岳母叩頭告別，擁到南門外墳上，斬首升天。年三十五歲，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前十一點鐘，爲廣西第一個致命的人。致命以後，屍身及首級，拋在野外，無人收葬，多爲禽獸所食。一千九百年五月二十九號，卽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教皇良第十三位，列入眞福之品。

### 眞福曹依擲斯節婦

生於 一千八百三十三年  
清道光十三年

致命於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咸豐六年

年二十三歲

眞福曹節婦依擲斯，貴州興義府楠木廠吳家寨地方人，原籍四川，已經數代奉教。節婦的父母，離了四川，搬到貴州居住，生有一男一女，節婦第二，所以人多呼他曹二娘，乳名桂英，因爲生在癸巳的年，又

名癸。因父親行醫賣藥，家道極貧。節婦受了父母的教訓，一心事主，熱切非常。年方十六，二老雙雙去世，只有他兄妹兩個，舉目無親，有姓葉的教婦，憐他苦楚，把節婦收在家裡，教他針繡，但節婦兩目近視，久學不成。其時白主教初次到興義府，看顧教友，見節婦孤苦無依，送他到馬鞍山女學堂裡讀書。那知他聰明絕頂，過目不忘，一年裡頭，讀了許多的聖教書，且能明白書上的道理，同學的女學生，心裡不服，有呼他爲醜麻姑的，（節婦面上微麻，）有呼他爲死丫頭的，或竟呼他爲叫化女，乞丐蠻的。又因他衣服破壞，百般譏笑，節婦種種忍耐，從未還他一語。明年，就幫助女師林貞女，（卽真福林亞加大，見卷二本傳。）在興義府女學堂教讀。其時有袁老四的，住在近城了口廟地方，種田爲活。此人素不規矩，他見了白主教，裝做熱心模樣，主教就把節婦許他

爲妻。袁老四的年紀，比節婦長十多歲，節婦過門以後，他就當做奴婢一般，非打卽罵。節婦素來聽命，任憑袁老四怎樣，他仍舊天天做工，沒有半句怨言。後來袁老四又不許他念經，每逢主日，不許停工，如果不聽，趕出門外，不給他飲食，節婦情願不食，不肯犯誡，他就到別人家裡去念，肚中飢餓，採食野草草根。有人見他苦楚，給他哀矜，他十分感激。起頭不過主日一天，不准進門，後來永遠不許見面，如同休出的一樣。節婦沒法，只得在各教友家裡，相幫工作，所有工錢，又爲袁老四取去，而且種田時候，則喚他回去，種完了田，又趕他出來，眾教友個個不平。後袁老四忽然得了大病，節婦晝夜服事，常爲他祈求主佑，怎奈他罪惡深重，不久去世。夫死以後，又爲他兄嫂趕出，節婦就立志守節，做工度日。

咸豐四年，李主教派他到廣西西林縣堯山寨教讀，行到楊雍地方，恰巧真福馬神父、真福盧廷美等數人，爲西林縣捉去，半路相逢，差役就把節婦一齊帶去，幸而這縣官的夫人，也是信教的出身，安然放了回來，三人仍舊到了堯山寨，一年以後，一總夷婦，見了他的表樣，人感化。咸豐五年冬間，有歹人白三，謀害教友，真福馬神父知道風波將起，就在六年正月十九日，進城暫避，住在羅貢生的家裡。其時西林縣的縣官，已縣派了差役黃財、王朋兩個，帶了百多人，命白三的兄白二領到堯山寨，見真福馬神父不在，就把盧正江、盧正保、盧永隆、穆老五及真福節婦等多人，用鐵鍊鎖了，又把寨裡的物件，抄搶一空，明日進城，就把他們押在班房裡頭。到了三更時候，縣官坐堂審訊，問節婦道：那個傳你天主教的？節婦答道：是我祖傳的。又問道：你來此何事？答

道：是教婦女們奉真教，敬真神，救靈魂，升天堂，享永福。官又問道：你是馬顏的妻麼？節婦不喜道：我不是，那有爲民父母，可以這樣胡言。官又問道：馬先生有多少銀錢？答道：我那裡知道。官又道：馬顏傳你的天主教，你背不背？答道：萬不背的。官就命差役鞭他的背，鞭了一千多下，拋進內監。這時節婦肉飛皮破，渾身是血，已經不像個人。到了二十三日，又提節婦到堂，逼他背教，節婦不屈。官大怒道：你該死，你要那樣死法。答道：馬先生怎樣，我亦怎樣。午後又提到堂，仍舊逼他背教，節婦抵死不從，官就用兩個站籠，把節婦同真福馬神父站死，站在儀門的裡面。明日，真福馬神父已死，節婦還未絕氣，共計站了三天，方纔畢命升天。年二十三歲。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三月一號，咸豐六年正月廿五日也。死了以後，屍首沒人收葬，多爲禽獸所食。在節婦致命

的數日，自正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有許多人看見西林縣的城上，有一片彩雲，擁護不散，後來到西四月七號，忽然雷電風雨，城外懸掛馬神父首級的樹，爲雷電劈破，城隍的泥像，亦爲雷電打去一手。咸豐八年，中法立約，中國政府因西林縣張鳴鳳濫殺教士教民，把他革職，永不叙用，他的子孫，永不准入學爲官。後來張鳴鳳窮苦不堪，落魄而死。匪首白二、白三兩個人，則在咸豐八年，爲本地總團首岑毓英所殺。差頭黃財，死於亂兵之中。王朋爲火燒死。這幾人沒有一個好結果，都受了天主的嚴罰。一千九百年五月廿九號，卽光緒廿六年四月廿九日，教皇良第十三位，列入眞福之品。

10

79.92